

写过一些文字,却是第一次写掌声,还是异域他乡的掌声。笔墨里,就有一些东西要流淌出来。

我听见掌声,是当地时间上午10时,伦敦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响起的。大厅的中央,一男一女两位长者,静静站在那,头戴博士帽、硕士帽的学子一一握手致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儿的人们,每每听见主持的司仪宣读一个名字,便会用自己的双手鼓出同样的节奏。台上、台下,握手、拍手,人们间流出的恭贺和祝福。我不知道二位

## 掌声

严国庆

一定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者。我不知道看台上的人们除了来自中国的,别的又来自哪里?在典礼的间隙,我往左右看,目光碰上金发女士的眼,又遇见黑皮肤男子的脸。他们朝我礼貌地微笑。我忽然觉得,此刻用眼睛探寻、区分“他们”和“我们”,已显多余。身临一个仪式感充分的典礼,不分国别、种族地自由而处、相邻而坐,只要

用心感受也就是了。

我于是静静地看,静静鼓掌,静静等候主持人喊我熟悉的名字。记不清楚,这一天鼓了多少次掌,只是觉得,因合拍而心地广阔。

典礼过后,便想到别处走走看看。离大英博物馆很近,那就先去那儿。一件现代工艺手法制作、缀满深绿色蝴蝶、形态夸张的衣裳,别具意味。展品的名字是《庄周梦蝶》。我站在那,好似看见蝴蝶翩跹,看见“他”与“它”浑然一体。庄子自己就是蝴蝶,蝴蝶就是庄子自己。这里用一件蝴蝶衣裳,展出一个故事,一个有趣的故事。文明辉煌的大英博物馆啊,有辉煌文明的我的祖国!

作别庄子,去看剑桥。遇上阳光灿烂,这里的建筑披满金黄。看去,那黄色的光影在风中与寒冬问候,满是时光的厚实宁静。行至国王桥,我们在一块坚立的石头上读到了尊敬的汉字。此石被称为“中国石”,刻写的是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开头与结尾几

大年初五下午,我带着儿子前往豫园,去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

地铁10号线车厢里人们熙熙攘攘,一片过节欢乐的气氛。车到豫园站,我们刚跨出车厢门,突然前面传来一记沉闷的响声,似乎有人倒在了地上。就在此时,耳边传来一阵响亮的喊声:“别动,警察!”只见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子用膝盖把另一个人死死压在身下,一手用力地按住,一手指向地铁车厢里的一位女士大声地说:“你的手机被偷了!”

女子这才意识到。我的脑子里顿时闪现出一个词汇——“便衣警察”。

真没想到,电影或电视剧里常见的镜头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地铁工作人员闻讯马上赶了过来,协助便衣警察处理此事。她一面用呼叫

句。经了这儿,留影成为见面和告别的方式。许多人安静等候。我为同行的孩子轻轻按了快门,然后,我们一起轻轻地走。轻轻走过中国诗、中国石、中国字。心中竟有些不舍!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是莎士比亚的故事开始的地方。这些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大师”对话,莎士比亚是其中的一个。在莎翁故居花园,我见到了来自中国的合体青铜雕塑。手持鹅毛笔的汤显祖、手持鹅毛笔的莎士比亚,被请到了一起。这是中国艺术家创作、汤显祖故乡抚州市赠送的。前年,这尊雕塑来到了埃文河畔。

## 致敬,人民卫士!

沈开达

器向同事发出增援信号,一面指挥现场群众尽快疏散。为了不干扰警察办案,我们迅速撤离了地铁站台。

刚才发生的这一幕,真是惊心动魄。儿子也仿佛上了一堂课,这是在平日课堂里见不到的课程。走向豫园的路上,我跟儿子讲:常言道,春节放假,小偷不放假。每逢这个时候,广大公安民警、武警战士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机会,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着。而除了穿制服的警察以外,还有不穿制服的警察,就像刚才那个叔叔,我们称他为“便衣警察”。他们每天巡视在地铁公交站和各个热闹的景点,抓小偷、保平安,为确保市民愉快度假、安心过节付出了辛劳,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民卫士!儿子点着头,若有所思。

我的掌声。就如同那天我们一次次为虽不相识却代表人类未来的学子热情鼓掌一样。我要为一切世界文明鼓掌。没有世界文明,我将一无所有。就好比没有长城、故宫、清华园和鲁迅……以及庄周、汤显祖、徐志摩,我将一无所知。

眼前,学校发来的那份毕业典礼邀请函,已完成了使命。初读时,那是一道公文,一道作为跑得很远理由的公文。现在再读,公文已超越了公文的含意,它让我有更多可能听见掌声之中的掌声:开放、文明、共享。

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学会了鼓掌,学会了接受和欣赏掌声——为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进步的举动,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希望和爱的。



回国前,我们在伦敦火车站大厅,遇上了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公司在这里举办的图片展。主题是“变革与梦想:致敬中国改革开放”。我上前,按动快门,把2018英伦冬日的这一幕“中国”,留了下来。有几个外国人,走进了我的镜头,不,是我这“老外”,看见了更广大的世界,听见了更铿锵的脚步。相逢如此美好!

开放,让地球变小了,眼界变大了,看得见彼此的脸,听得见彼此的掌声。世界,因此可爱无比。



四君子 关鸿画

何谓蜜枣客人?这是松江浦南地区对冬天里脸蛋红扑扑,脸上有些皴的小孩子的昵称。概因那张小脸上纵横密布着有些红丝的裂纹,就像是蜜枣上深深浅浅的纹路,后面又加上“客人”二字,饱含着大人对小孩的宝贝怜爱之情。

冬季,北风呼啸,皮肤干燥皴裂,特别是在农田里干活,大人们的手上脚上会裂开口子,严重的会渗出血来。但对吃苦耐劳的乡人而言,这点裂口算不得什么。办法总比困难多,男人们到医务室里配一卷橡皮膏,在开裂的手指上缠绕一圈,照常干活。女人们除了绕橡皮膏,无论是到田间干活还是出门,都喜欢扎一根大红大绿的围巾,不仅头颈,还围住了半个脸。

乡间的大人们坚忍,小孩也皮实。我有几张小时候拍的照片,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照片中我和几个小伙伴人人戴着母亲钩织的高高的冲天帽,穿着厚厚的土布棉袄,脚上一双特别显眼的大头棉鞋,袖子上戴着袖套,这是那时乡间孩子冬天的全副装备了。饶是如此,脸上还是光光的。冬日的北风如刀,刀刀刮在人的肌肤上,大人尚且吃不消,何况是皮肤幼嫩的小孩呢。话虽如此,尽管大人们反复嘱咐少到风头里去,小孩子们却全无意识。寒假里就知道在仓库场上、在田埂边、在垄沟滩旁玩打仗、捉迷藏、食茅柴、找结冰的水坑滑冰等游戏。手指头、耳朵都被冻得通红,自己却浑然不觉,鼻涕流出来了也只是随手一抹,依然玩得不亦乐乎。没过几天,脸上就会起一层老

## 蜜枣客人

张勤

结的皮,裂着细红的纹路,现在的说法是乡下红,其实是脸上被北风刮吹所致。大人们见了就会戏称“蜜枣客人”。

小孩子们经历了乡间严寒气候的磨练,经受了野风的刮吹,虽然脸上皴一点,但体质都很好,很少见到有伤风感冒的。就像路边被路人不断踩踏后依然顽强生长的小草,每一片枝叶都越发坚韧不拔。所以“蜜枣客人”也被看作是健康的标志。

在西风头里玩疯了“蜜枣客人”们到了天擦黑之际才想到回家。大人们边呵斥不识货,那么冷的天跑到风头里玩,边绞上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劈头盖脸地捂在“蜜枣客人”的脸上。热毛巾焮热了面孔,紧接着会被涂上一层装在蚌壳里的蛤蜊油。但孩子贪玩,嘴里虽然嘟嘟囔囔表示下次悔改,第二天却照例是在外面玩,于是整个冬日里脸也就一直“蜜枣”着。

我有一位叫蕊蕊的小伙伴,他是“蜜枣客人”的典范。只要冬日第一场北风刮起,他的脸就跟着同步红扑扑,老结结起来,双颊必然生出“蜜枣”纹路来。从蕊蕊小时候的表现来看,也能看出“蜜枣客人”的厉害来。这家伙虽然个头不高,上小学时与人打架,送出的拳头特别有力道,是个孩子王。后来成年了,他的脸却依然“蜜枣”着,人也一如既往地壮实,只是不打架了,做起了生意。上次路过小镇,见他开着一家干果店,批发零售的就是核桃、蜜枣等,个大而香甜。看来他还真跟“蜜枣”有缘呢。



## “猪窝”火车站

朱珊珊

天狗驱寒尽,宝猪带暖春。全国铁路有6000多个火车站星罗棋布,有一座火车站名非常有趣,念一次我会乐一次。

这座火车站叫珠窝站,它是丰沙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青白口乡境内,珠窝水库的东侧,距离北京站69公里,沙城站52公里。珠窝站建造年代比较久远,是1952年建成的,是上行车站。每天只有三班车停车,其中两班是上午从张家口赴北京的无空调普快列车,一班是傍晚从张家口去北京的新空调快速列车。

珠窝站这个名字从整体上来看很正常,但是念起来却真是让人想笑。可以想一下,当播报员报出这个车站名字,是不是感觉接下来好像要进“猪窝”里了?当然名字也不是乱起的,对当地来说,则是见怪不怪的了,甚至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其实这也是一种特色,更让游客容易记住,或许可以考虑“借名发挥”,好好利用这个特色,把它打造成一张文化名片。



在人民日报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标题为《久坐是最温柔的“慢性自杀”》,每天站立三小时胜过马拉松,说久坐习惯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已将久坐列为十大致死致病元凶之一,又说站立是一种很好的“运动”。读罢此文,我很受震动,因为自己向来是久坐族。为了健康,从此我注意在上班时多站站、多走走,业余时间也是能站则站,尽量少坐。

于是,下班时乘坐公交或地铁的我与之前判若两人。以前上车时,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往前挤,希望捷足先登后能占有一个空座;如今则是从容不迫,非常大地让别人先上,哪怕自己最后一个上车也不要紧。以前上车后,我是一见空座就会敏捷地将它“占领”,然后将背包抱在胸前,仰头靠在座椅上,怡然自得地小睡一会儿,即便只有半小时多的乘车时间,爱做梦的我也能做个短暂的美梦;如今即

便座位就在面前,我也视若无睹,而是有礼貌地对身边的人说您坐吧,并侧身让一下以便对方入座。

站立在车厢内,一手抓着扶手或座椅,一手持手机阅读收藏的微信文章;或塑形一般收腹挺胸,双眼平视前方,顺便欣赏车窗外的风景,感受季节的更替,如此,用上零碎时间增加阅读量,日积月累也

是受益匪浅;或进行静态“轻锻炼”——不同于户外徒步跑步等动态锻炼和健身房里的器械健身,提神醒脑身体好。日久之后,不禁对以前下班时一落座就昏昏欲睡感到不可思议。作为老职员,上班所做的那些事已是驾轻就熟,熟能生巧了,至于那么疲倦吗?细思量,想必是坐下的状态加上车内催人入眠的温度提供了可以闭目养神一下

的心理暗示,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坐下就小睡的习惯,那分明不是累,只是一种习惯,或曰条件反射。

如今,我不慌不忙地上车,微笑着旁观其他人争先恐后地往上挤,相形之下我是多么淡定呵;在车上,看到身边坐着的乘客要下车,明明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可以轻易将座位占为己用,却毫不心动,而是让给身边的女士,对方或言谢或还以笑脸,我心里美滋滋的,为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颇有风度的绅士!

## 七夕会

不过,有时候也会“露馅”。当身边的人都坐下了,我已无人可让时,竟然又有空座出现,我却还是不为所动地站着,此时瞥一眼那几位接受我让座的乘客,他们脸上浮现的表情是恍然紧接着新的疑惑:原来你是不想坐啊,那是为什么呢?我瞬间从绅士变成了不可捉摸的“怪咖”,不免一阵尴尬……

## 站出风度

朱一端

是受益匪浅;或进行静态“轻锻炼”——不同于户外徒步跑步等动态锻炼和健身房里的器械健身,提神醒脑身体好。日久之后,不禁对以前下班时一落座就昏昏欲睡感到不可思议。作为老职员,上班所做的那些事已是驾轻就熟,熟能生巧了,至于那么疲倦吗?细思量,想必是坐下的状态加上车内催人入眠的温度提供了可以闭目养神一下

## 挑起梦想的扁担

王妙瑞

扁担一头挑着农村,一头挑着城市。这句诗是我有感而写,因为扁担与上海确有某种联系。

那天到离家很近的环球港去逛逛,路上遇见一个外地中年妇女挑着担子走来,她问我:先生,葡萄要吗?嘉定马陆的,吃口很甜。我还没有应答,近处有两个上海姑娘插话:多少钱一斤?8元。那个妇女摘了一颗葡萄给姑娘品尝。哦,很甜,称一斤吧。

卖葡萄的小贩走了,她肩上悠然晃动的扁担,勾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那时生活如有一份欢悦,常与这挑担做生意的小贩分不开。

旧时一根扁担可挑起三百六十行。到弄堂来卖糯粥的、卖酒酿的、卖小馄饨的、卖酸辣菜的、卖黄泥螺的、卖海货的等等,无不挑着担子。最让人兴奋的是爆炒米花的小贩,左邻右舍纷纷拿着洋糯米、年糕片和山芋干,带着钢精锅子排队。如要放糖精片,则多收两分钱。随着震耳欲聋的“嘭嘭”声响起,顿时气雾弥漫周围,膨化食品先倒入一只大麻袋里,然后再倒进锅里拿回家。挑担卖敲糖的小贩,两块铁片夹在手里敲得清脆悦耳,吸引我们小人围观。小贩说没有钱,可以把家里的各种废品拿来换。一次我用捡到的几根铜丝换了一块敲糖,几个发小一起分了吃,感觉很快乐。最有意思的是吃“生肖”。挑担卖糖画的手艺人进弄堂,只要你说出自己的生肖,小贩手里盛糖浆的勺子就像一支画笔,瞬间在铁板上勾勒出形象活泼的生肖来,粘上一根细棒,拿在手里可看可吃很好玩。

## 七夕会

扁担把甜的、香的、咸的、酸辣的挑进了弄堂。那些磨剪刀、修鞋子、换牙刷毛、弹棉花、修棕绷、箍脚桶的,也挑着担子轮番转悠弄堂。我特别喜欢看补碗,那是工匠的细活演示。有一次补碗师傅为我家修补一只开裂缝的饭碗,只见他端坐小凳,两腿夹住破碗,手拿钻杆钻洞。师傅说0.5毫米的微孔要打得深不深不浅,铜钉才牢固,最后他抹一把油膏擦一下,盛水一试,滴水不漏。母亲说比买一只新碗便宜多了。

挑担进城的人越来越多,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上下班每天要经过铁路新客站,下了绿皮火车的外地人,大都挑着自己的行李来打工,高峰时一年有上百万人。这是我所看到的不同于小时候的挑担人。老弄堂大都拆迁了,他们大多投入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热潮中。每个建设工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当年我在东方明珠施工现场周边见过他们的身影。后来的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都有扁担进城的烙印,包容的上海把他们称为“新上海人”。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中的不少优秀者已经落户上海啦。我还在电视里看到浦东一个标志性建筑中,有关方特意立碑,把参加施工的新老上海人的姓名镌刻在碑上留作纪念。这无疑是对农民工“扁担精神”的一种褒扬吧。

曾经看过一本记录老上海的摄影画册,100多年前的外滩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滩涂,根本没有高楼大厦。正是一代又一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用肩挑人扛的原始苦干加后来的能干、巧干和现在的实干、智干,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的超级城市。今天高铁四通八达,“沪漂”们肩上的扁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时尚的拉杆箱。蓦然回首,发现身边的一切变化如此之大。从扁担进城到扁担回归,折射的是上海的巨变。我不由联想起上海一路走来,从小变大,由大变美,离不开那千万根韧性十足的扁担啊。当年杨怀远的那根扁担更是全国知晓。换个角度来说,敢挑重担,砥砺前行也是上海成就自己的体现,所以才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当下。我觉得这根“扁担”仍在,不过它挑起的是一个更美的梦想:把上海建成世界瞩目的全球城市。

挑担进城的人越来越多,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上下班每天要经过铁路新客站,下了绿皮火车的外地人,大都挑着自己的行李来打工,高峰时一年有上百万人。这是我所看到的不同于小时候的挑担人。老弄堂大都拆迁了,他们大多投入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热潮中。每个建设工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当年我在东方明珠施工现场周边见过他们的身影。后来的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都有扁担进城的烙印,包容的上海把他们称为“新上海人”。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中的不少优秀者已经落户上海啦。我还在电视里看到浦东一个标志性建筑中,有关方特意立碑,把参加施工的新老上海人的姓名镌刻在碑上留作纪念。这无疑是对农民工“扁担精神”的一种褒扬吧。

曾经看过一本记录老上海的摄影画册,100多年前的外滩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滩涂,根本没有高楼大厦。正是一代又一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用肩挑人扛的原始苦干加后来的能干、巧干和现在的实干、智干,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的超级城市。今天高铁四通八达,“沪漂”们肩上的扁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时尚的拉杆箱。蓦然回首,发现身边的一切变化如此之大。从扁担进城到扁担回归,折射的是上海的巨变。我不由联想起上海一路走来,从小变大,由大变美,离不开那千万根韧性十足的扁担啊。当年杨怀远的那根扁担更是全国知晓。换个角度来说,敢挑重担,砥砺前行也是上海成就自己的体现,所以才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当下。我觉得这根“扁担”仍在,不过它挑起的是一个更美的梦想:把上海建成世界瞩目的全球城市。

## 边看边聊

挑担把甜的、香的、咸的、酸辣的挑进了弄堂。那些磨剪刀、修鞋子、换牙刷毛、弹棉花、修棕绷、箍脚桶的,也挑着担子轮番转悠弄堂。我特别喜欢看补碗,那是工匠的细活演示。有一次补碗师傅为我家修补一只开裂缝的饭碗,只见他端坐小凳,两腿夹住破碗,手拿钻杆钻洞。师傅说0.5毫米的微孔要打得深不深不浅,铜钉才牢固,最后他抹一把油膏擦一下,盛水一试,滴水不漏。母亲说比买一只新碗便宜多了。

挑担进城的人越来越多,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上下班每天要经过铁路新客站,下了绿皮火车的外地人,大都挑着自己的行李来打工,高峰时一年有上百万人。这是我所看到的不同于小时候的挑担人。老弄堂大都拆迁了,他们大多投入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热潮中。每个建设工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当年我在东方明珠施工现场周边见过他们的身影。后来的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都有扁担进城的烙印,包容的上海把他们称为“新上海人”。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中的不少优秀者已经落户上海啦。我还在电视里看到浦东一个标志性建筑中,有关方特意立碑,把参加施工的新老上海人的姓名镌刻在碑上留作纪念。这无疑是对农民工“扁担精神”的一种褒扬吧。

## 七夕会

不过,有时候也会“露馅”。当身边的人都坐下了,我已无人可让时,竟然又有空座出现,我却还是不为所动地站着,此时瞥一眼那几位接受我让座的乘客,他们脸上浮现的表情是恍然紧接着新的疑惑:原来你是不想坐啊,那是为什么呢?我瞬间从绅士变成了不可捉摸的“怪咖”,不免一阵尴尬……

## 站出风度

朱一端

是受益匪浅;或进行静态“轻锻炼”——不同于户外徒步跑步等动态锻炼和健身房里的器械健身,提神醒脑身体好。日久之后,不禁对以前下班时一落座就昏昏欲睡感到不可思议。作为老职员,上班所做的那些事已是驾轻就熟,熟能生巧了,至于那么疲倦吗?细思量,想必是坐下的状态加上车内催人入眠的温度提供了可以闭目养神一下

## 挑起梦想的扁担

挑担把甜的、香的、咸的、酸辣的挑进了弄堂。那些磨剪刀、修鞋子、换牙刷毛、弹棉花、修棕绷、箍脚桶的,也挑着担子轮番转悠弄堂。我特别喜欢看补碗,那是工匠的细活演示。有一次补碗师傅为我家修补一只开裂缝的饭碗,只见他端坐小凳,两腿夹住破碗,手拿钻杆钻洞。师傅说0.5毫米的微孔要打得深不深不浅,铜钉才牢固,最后他抹一把油膏擦一下,盛水一试,滴水不漏。母亲说比买一只新碗便宜多了。

挑担进城的人越来越多,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上下班每天要经过铁路新客站,下了绿皮火车的外地人,大都挑着自己的行李来打工,高峰时一年有上百万人。这是我所看到的不同于小时候的挑担人。老弄堂大都拆迁了,他们大多投入了上海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热潮中。每个建设工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当年我在东方明珠施工现场周边见过他们的身影。后来的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都有扁担进城的烙印,包容的上海把他们称为“新上海人”。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中的不少优秀者已经落户上海啦。我还在电视里看到浦东一个标志性建筑中,有关方特意立碑,把参加施工的新老上海人的姓名镌刻在碑上留作纪念。这无疑是对农民工“扁担精神”的一种褒扬吧。

## 健康